

偷帽子的人

每年同一时期，也就是九月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城里会刮起罕见的大风，很多枯叶被狂风卷起，在空中一束束爆发开来，就像一簇簇焰火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普罗斯佩·科洛纳天蒙蒙亮就起床，穿上一件宽大的外套，去马路上东遛西逛。他长时间这样溜达着，不是为了活动腿脚；他之所以选择大风天外出，也不是出于对风暴的爱好。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，每当普罗斯佩·科洛纳与一个戴帽子的行人交错而过时，他的眼睛会放出异样的光芒。有时候，某一顶这样的帽子被狂风刮起，突然离开了主人的脑袋，普罗斯佩·科洛纳会立即跳向那顶帽子，以极其灵活机敏的动作，迅速将它掖进自己的外套里。这无疑给那位专注的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们这位当事人承认慈善决不是他的主要品质。他做出假惺惺的姿态，看到那个倒霉鬼四处寻找自己的帽子，怎么也料想不到它已经突然更换了主人，而显出惊愕的表情时，他便得到了充

分的娱乐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常常出去逛街的主要目的,就是靠着机遇和大风的帮忙,把一顶顶新帽子据为己有,充实到他那可观的收藏品中。他每天都要欣赏这些收藏品。尽管从性质上说,普罗斯佩·科洛纳的这种消遣有点不太正当,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小偷。在他看来,这是在玩一种天真无邪的技巧游戏,不管怎么说,它不会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害。这种经常一贯的扒窃行为,要是换了别人,可能会感到内疚,而普罗斯佩·科洛纳的心灵却没有丝毫局促不安。

风暴选择十月份的一个早晨,刮向这座城市。连那些见过许多别的风暴的老人,都对这场强劲的狂风感到吃惊。正如人们所料想的,任性的天气又给普罗斯佩·科洛纳帮了忙。天刚刚亮,他便急不可待地跨出家门,去半明半暗中溜达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虽然心怀希望,但却很快发现,街上帽子极其稀少。直说了吧,他连一顶帽子都没有见到。也许大家都很谨慎,担心帽子会被风吹掉,所以都把它们留在了家里。普罗斯佩·科洛纳心里窝火,开始骂骂咧咧:“怎么,难道起个大早,还得两手空空回去吗?”是的,他有理由发火。

早晨已经过去了。普罗斯佩心里不快,又有点疲劳,只好回家。他踏上返程的路途,走得比平常要快,

低声抱怨着运气不好。快到家时，他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在路上匆匆行走，与他擦肩而过。普罗斯佩立刻停住脚步，没用一秒钟时间，就明白无误地看出，那男人戴的是帽子爱好者从未见过的一顶最漂亮的大礼帽。普罗斯佩旋即转身，开始跟踪陌生人，相信下一阵大风就能使大礼帽飞向空中。然而，尽管风力十分强劲，帽子却岿然不动，似乎粘在那人脑袋上了。普罗斯佩心里着急。那顶优质大礼帽就在前方几步远的地方，却不能将它据为己有，他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陌生人进了一家餐馆，普罗斯佩也跟了进去。这时候，那人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交给了衣帽间的侍女。

“要一张桌子吗，先生？”餐馆招待员问普罗斯佩。

“嗯……对……”他回答，显得措手不及。

衣帽间的侍女接过他的外套；招待员领他到餐厅角落的一张小桌前。普罗斯佩在那里坐下，要了一份最廉价的食物。他边吃边拿眼角偷睨陌生人。那人坐在离他稍远的地方。“他有一顶极其华美的大礼帽，”普罗斯佩心里想，“要是被我拿到手，无疑将成为我的收藏品中最精彩的一件。可惜呀，这顶帽子会离我而去！除非……”这时候，普罗斯佩发现衣帽间的侍女走开了。他灵机一动，赶紧付账，然后急忙站起身，走

到衣帽间取他的外套。那位侍女一直没有回来。普罗斯佩以极其自然的姿态，钻进一排排悬挂的衣服中间，穿上自己的外套后，又将那顶出色的大礼帽掖进自己的外套里，尽管帽子体积较大。他因自己的举动像个鄙俗的小偷而感到羞耻，同时又为终于得到如此令人垂涎的物品而兴奋不已。他怀着这两种交织的感情离开餐馆，拔腿跑回了家。

他家里三个房间中最大的那一间，摆满了他的藏品：瓜皮帽、鸭舌帽、钟形帽、软毡帽、窄边草帽、巴斯克贝雷帽，一顶挨一顶排列在宽阔的搁板上，那些搁板遮住了整堵墙壁。另外，家具上也都放满了帽子。

普罗斯佩从大衣里取出那顶大礼帽，长时间地观赏着。可以肯定地说，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漂亮的帽子。他用手指尖轻轻地抚摸着，被那多重光泽和精致面料深深迷住了。接着，他为这顶帽子精心寻找一个地方，最后选定在一块不高不低的搁板上。他从那里拿走一顶男式高顶老黑帽，小心翼翼地放上这顶大礼帽，使它居于搁板正中间。他后退几步，看看帽子是否呈现出最佳效果。他感到满意了。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凝神端详着它，很快忘了它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攫取来的。

最后，到了黄昏时分，普罗斯佩累了。他回到自己

的卧室,躺到床上,对大礼帽做了最后一次回想,便安安稳稳地睡着了。

套房里一片寂静。突然,响起一下轻轻的咳嗽声。

“大家好!”一个声音说;“我还没有向你们问候呢。请允许我作一下自我介绍。我本来属于一位魔术师,今天早晨在一家餐馆的衣帽间里,我被偷窃了。”

这是那顶大礼帽在说话。

“在一家餐馆里被偷窃?”一顶瓜皮帽愤愤地说,
“这太让人作呕了!”

“那是一家上等餐馆吗?”一顶厨师直筒高帽问。

“我不知道主人是不是吃得满意,”大礼帽回答,
“不管怎样,他发现我丢了,一定会很伤心的,因为他很喜欢我。”

“真奇怪,您怎么没像我们这样被窃呢?”瓜皮帽又说。

“您说的是什么意思?”大礼帽问。

“就是说,一阵大风把我们刮起,然后落在人行道上,被人捡走。”瓜皮帽作了说明。

“这么说,你们也都是被偷来的 啰?”

“差不多吧。”一顶蒂罗尔帽唱道。

“您本来属于一位魔术师?”一顶极为俏丽的绣

花帽问：“那您一定有过十分有趣的生活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礼帽说，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：“我很少感到寂寞。我获得过很多成就，在世界各大城市受到热烈欢迎，能使成千上万观众欣喜若狂。”

“他真漂亮！”一顶皮帽轻声说，“他说得多好啊！”

“别听他的，他是自吹自擂的牛皮大王。”那顶老黑帽反驳道。普罗斯佩正是将他挪到了一边，把他的位子腾给了大礼帽。“另外，人家把我从我十分喜爱的搁板上赶走，让他占了我的位置。”

“住嘴，您只是个老妒忌鬼。”皮帽说。

“不过，”大礼帽又说：“我思索了一番，对自己被窃并不感到难过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一顶鸭舌帽感到很奇怪。

“这么多年来，我的主人一直用我，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不是乐意为他服务。今天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我不必受他支配了。”

“但是您会发现，您这样静止不动待在搁板上，会很快感到厌倦的。”鸭舌帽说。

“谁说会静止不动地待着呢？”大礼帽惊奇地反问。

“人们从来不会把我们带出去。”一顶窄边草帽说。

“我不需要别人带出去，我完全能自己出去！”

“你们听听这个吹牛大王说的！”老黑帽嘟哝道。

“闭上你的嘴！”皮帽对这个脾气暴躁的邻人吆喝道。

“您自己怎么能出去呢？”一顶巴拿马草帽问。

“对一顶富有魔力的帽子来说,做这种事情,就像孩子玩游戏一样轻松！”大礼帽用肯定的口气说。

“那么,您属于您主人的时候,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？”巴斯克贝雷帽惊讶地问。

“他对我充满爱心,我不愿让他难过。”

“漂亮的借口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讽刺道。

“别老打断他的话嘛！”皮帽显得愤愤不平。

“既然今天有了机会，”大礼帽又说，“我就要获得我的自由,而且,我请你们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“跟您出去？”一顶鸭舌帽吃惊地问。

“可是,这很危险呐！”一顶软帽叫起来。

“别指望我会跟这个轻狂的家伙走。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说。

“谁也没有要您做什么呀！”皮帽生硬地说。

“你们这样待在搁板上,等着某个窃贼来光顾，”大礼帽说，“这不是很厌烦吗 因为,我们所在的地方,正是窃贼家里呢！”

“我们待在这里,至少没有什么危险。”软帽说。

“你们唠叨完了吗 弄得我都没法睡觉了！”一顶阔边毡帽说。

“这事正关系到睡觉问题呢！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一想到争取自由，谁还睡得着觉啊？”

“这确实不假，”一顶巴斯克贝雷帽说；“我呀，参加过战争……”

“您别再重提这事了，爷爷！”一顶鸭舌帽打断了他的话；“您的那些战役呀，谁都能背出来了！”

“这帮年轻的，总是那么没教养！”一顶带面纱的黑软帽叹道。

“现在是奋起反抗的时候了，”大礼帽又说；“不能总在这里过霉烂的生活呀！”

“这话有道理！”一顶鸭舌帽赞赏道。

“我有能力让你们获得自由，”大礼帽继续说，“要是我不在这里了，你们再想这样做也晚了。”

“我，同意出去。”鸭舌帽高声说；“我待在这里已经受够了！”

鸭舌帽的话激起很大反响，大家都抢着说话，屋子里一片喧哗，声音迅速扩大。

“够了 总要有点纪律嘛！”一顶法国军帽以命令的口气说。

鸭舌帽接着说：

“大礼帽伙伴说得对,我们应该争取自由。新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,让我们跟着大礼帽走吧!

“同意!”其他鸭舌帽都欢呼起来;他说得对!”

所有的蒂罗尔帽开始歌唱,表示赞同这一意见。

“大礼帽万岁!”巴斯克贝雷帽高呼着,就像当年队伍出征时的场面。

“您别这么激动,爷爷!”一顶护士帽劝告说;这样做,对您的血压没有好处。

“一帮无政府主义者!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激愤地说。

“住嘴!”皮帽反驳道;您的话只能让人扫兴!”
法国军帽又出来干预。

“行了 遵守纪律 安静!”他命令着。

“对,尤其是要安静。”宽边毡帽表示赞同。

一顶小圆帽要求发言。

“女士们,先生们,”小圆帽开始说;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,走上幻想的不正之路。

“说得好!”所有的软帽都喊起来。

鸭舌帽们向圆帽发出嘘声。

“有人向我们许下漂亮的诺言,”圆帽继续说,
“可是,到头来,又能得到什么呢?

“说得妙!”一顶软帽叫道。

鸭舌帽们在更加激烈地反驳。

“行了,弟兄们,还是节省点精力吧,”一顶鸭舌帽提出了忠告;“我们之间别伤了和气。”

一顶院士戴的两角帽要求发言。

“啊,不能,不能让他发言!”一顶鸭舌帽表示反对。

“那么,民主在哪里?”一顶软帽感到了愤慨;“这不是没有民主了吗?”

“大师,您可以发言。”法国军帽恭敬地说。

两角帽轻轻咳嗽一声。

“女士们,大礼帽先生,先生们,亲爱的朋友们,”他用发颤的声调说,“听了刚才各方的讲话,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伏尔泰的一句话,这句话可以在他的第二十五封哲学书简中读到,而且还应该说明一下,它在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中也已经提到。确实,在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书简中,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教会我们智慧地思考。我想,今天重提这句话并非没有用处。他这样说:‘我对某一事物感到兴趣,并非证明这一事物已经存在。’本着无可否认的慷慨精神而提出一项计划,然而,它那诱人的前景却不能完全掩盖它的不可靠性。通过引用伏尔泰的这句话,我能最好地表达我对这一计划的无法抑制的怀疑情绪。”

人们听到一阵响亮的鼾声，原来是阔边毡帽睡着了。

“行了 够了 大家明白了！”一顶鸭舌帽高声说。

“可是，我还没有说完呢！”两角帽表示不同意。

“反正大家都明白了。”其他帽子都大声说。

两角帽感到生气，不再说话了。

“时间不早了，”大礼帽说，“该做出决定了。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，那么，想走的就走，不想走的留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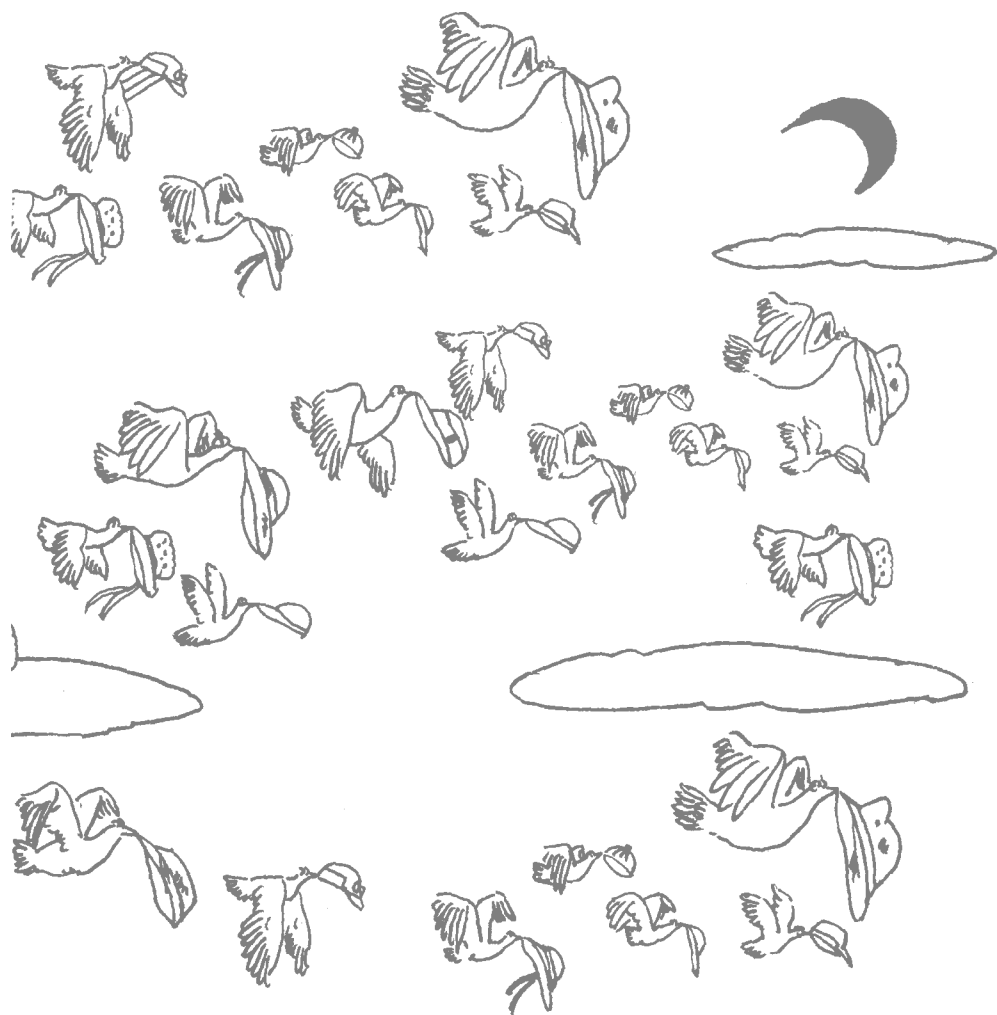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很聪明！”皮帽赞叹道。

“还不如说，他是个强盗！”惯于嘀咕的老黑帽嘀咕道：“而且是个骗子！”

愿意出去的帽子从各处发出热烈的呼声，大礼帽高声地计着他们的数量，然后叫他们安静。说话声和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，不一会儿便鸦雀无声了。于是，大礼帽慢慢地侧身，掉落到一边。一只白色的鸽子从帽子里飞出来，接着又飞出一只，还飞出一只……一只只鸽子以越来越快的节奏相继飞出来。当它们的数量达到选择自由的帽子的数量时，大礼帽站立起来。

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这些鸽子将把你们送到你们想去的地方。你们各自都有一只鸽子。窗子敞开着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



这时候，所有的软帽和惯于嘀咕的老黑帽惊愕得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看着这些鸽子从窗口飞出去，带走了所有的鸭舌帽、窄边草帽、蒂罗尔帽、巴斯克贝雷帽，以及其他决意离开搁板的帽子。

“哎呀，这是真的呀！”一顶软帽惊叫起来。

“嘿，我们待在这里更安全，这是主要的。”另一顶软帽说。

所有的鸽子带着它们的伙伴消失时，大礼帽才飞起来。他的身后跟着皮帽，他不愿抢在大礼帽之前动身。

那些帽子静静地飞过城市，但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。黑夜清凉的天空里，他们呼吸着第一股自由的芳香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抬起头，就会看到大礼帽和皮帽那两个黑影亲密地紧挨在一起，显现在月光中。

到了早晨，普罗斯佩·科洛纳惊骇地发现，他那珍贵的藏品中，只剩下几顶软帽散乱地待在搁板上，旁边是惯于嘀咕的老黑帽、院士两角帽和阔边毡帽，他们都还在睡觉。普罗斯佩怀疑这是命运的某种报复，于是从这天起，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——不再偷窃帽子了。不过，他仍然保持着逛街的兴趣，这使他获得强健的体魄，直到生命终结。

国王的钟点

波斯蒂夫一世睁开眼睛。一个光点照在镶着金边的厚重窗帘上,告诉他天已经亮了。他打了个哈欠,抬起脑袋,伸伸懒腰,揉揉眼睛,吸了吸鼻子,又清了清嗓子,向一块丝绸手绢里吐了一口痰,然后在床上坐起来。一条红色天鹅绒绳子垂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。他拉了几下绳子。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,身穿绣着王国纹章紧身黑衣的侍从长推门进入室内。

“早晨好,陛下 陛下睡得可好?”侍从长问。

“唔,很好。”波斯蒂夫一世回答;“现在几点钟了?”

“中午十二点,陛下。”

“我是几点睡的?”

“午夜十二点,陛下。”

“哈哈!”波斯蒂夫一世叫起来;“睡了十二个钟头!这才叫睡觉呢!好,把吃的给我送来,我饿了!”

“能允许我提醒陛下吗?陛下今天上午十点钟要

和首相大人会晤。”侍从长说。

“见鬼这么早？波斯蒂夫一世感到惊奇；既然这样，就把首相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，同时告诉我的臣民，现在是上午十点钟。国王的美德就是遵守时间。”他又补充说，一边穿上了拖鞋。

几分钟后，宣读公告的差役在大街小巷告知民众说：“遵照波斯蒂夫一世国王陛下的命令，大钟、挂钟和表，现在必须指向十点，而不是十二点。”大广场上，行人们面容消瘦，眼圈发黑，弯腰曲背，步履沉重而吃力，忧郁地听教堂大钟敲响十点，而不是十二点。

“哎！”有人叹息说：“现在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哪！”

很久以来，在整个杜坦利王国，国王波斯蒂夫一世一天要更改好几次时间，这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波斯蒂夫一世肥胖而懒惰，贪图美味佳肴，恣意纵情享乐，从来不知道遵守时间。如果他约定四点接见，六点以前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；约好十二点被召见的人，能在一点钟见到他，就很幸运了。但是，波斯蒂夫一世却十分注意不违背这一格言：守时是国王的美德。因此，既然国王不能遵守时间，就让时间来适应国王吧。这样，他每次迟到时，就要求王国里所有的时钟立刻按他的时间调整。好在杜坦利王国幅员不大，宣读公告

的差役每次都能很快将需要更改的时间告知民众。国王迟到的次数越多，民众工作的时间也就越长。比如，杜坦利人常常准备六点结束工作，由于国王忘了一次会晤，这时忽然宣布他的决定：现在才四点钟，于是，老百姓还得在店铺或工场待上两小时。为此，人们常常不知道当时的确切时间，很多情况下，一天居然有二十八小时，三十小时，甚至三十二小时。可是，尽管这样，睡觉的时间却没有延长。国王波斯蒂夫一世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起床，而他的下属呢，不管昨天夜里什么时候睡下，第二天一大早必须起床履行公务。所以，杜坦利人工作过度，而睡眠不足，生活在极度疲惫之中，以至于都想起来反抗，铲除国王的专横。

就在这同一天，一辆毛驴拉的小篷车到了一个边境哨所，那是杜坦利王国的一个入口。篷车侧面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 磨刀人阿德里安·拉瓦莱尔。车里，一个年轻人半躺在一块沉重的磨石边，他的周围乱糟糟地堆着一些书。

两个哨兵交叉起长戟，阻止小车继续前进。

“站住！”一个哨兵大声说。

毛驴停住了脚步。阿德里安·拉瓦莱尔在车里坐